

【民间忆旧】

章丘铁匠铺:曾经的抗日“军械部”

□王绍忠

章丘自古多铁匠,家家都有打铁郎。落后闭塞的穷乡僻壤是铁匠的滋生地,据解放初期统计,九区十九郎庄有430户,以打铁谋生的就有290户;万山村有830人,要铁匠手工艺的就有590余人。上世纪50年代初统计,全县有86万人口,以打铁养家糊口的有39万之众。

每盘红炉掌钳师傅的技能都是祖传单授,祖传父,父教子,辈辈传承。尽管大多数铁匠手艺粗放不够精细,但仍有善于研究钻研、敢于试验的铁匠师傅技术高超,在铁匠行当中称魁夺冠。如李明贞师傅锻打的“徘徊(村)月牙镰”,可连割百亩谷禾不卷刃,麦秋两季畅销不衰;明水砚池村吴运茂师傅制作的轻便耐用大炒勺,有“锻打三万六千锤,勺底铮亮当镜照”的口碑;再如埠村的“双葫芦”锋钢菜刀,名声远播,连济南、淄博的商家都来订货。章丘本地的客户需“见面交订金,五天来取货”。

民国以后,章丘铁匠铺的锻工便和“军工”密不可分,心灵手巧的铁匠制造的铁矛、梭标、砍刀、匕首、土枪、鸟铳在围剿土匪流寇、保卫村寨、守家护院中屡屡获胜,为家乡父老荣立战功。

章丘铁匠为抗日武工队(十区梁建章组建的队伍)制造武器、痛歼日寇,是由军需主任李贞西聘请技术一流的钳工师傅,于1937年9月开始的,他们巧妙运用轨道钢材制造枪支成功的。技工们分工明细,“敲锣卖糖,各管一行”。拆开快枪零部件精心研究,认真分析、反复商讨,奇迹般地造出了和兵工厂相媲美的“七九”步枪的样品。他们昼夜加班,歇人不歇机,近一个月的时间,160只步枪和45只短枪便迅速交付武工队,为一举端掉日军驻县城的警备大队发挥了巨大威力。

1938年5月,活跃在胶济铁路沿线的抗日武工队所用的开敌设备十分落后,有民歌唱道:“身穿大褂子,腰别‘榔把子’(土短枪),‘叭勾’一下子,扭头钻‘茬子’(庄稼地)”。获取鬼子兵的先进武器武装自己,成为武工队队员们的心愿。瞅准时机,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,战士



徐大昌、李玉荣悄悄摸进枣园泉埠桥侧的鬼子岗楼,杀死值班日军,增援力量歼灭了全部敌寇,并缴获了武器若干。其中有一挺连发47粒子弹,射程800米远的转盘机枪。这种武器重量轻、长度短、装弹多、精度高,徐大昌和队员们像过年一样高兴。逗趣说:“掉了半截指头(徐大昌在岗楼内被日军咬掉),换来一件‘宝贝’,这桩生意做得值!”

这一胜利喜讯振奋了队员们的士气,趁热打铁,他们在明水浅井村成立了一个由巧铁匠组建的“枪械所”,并聘请技艺精湛的埠村南凤庄任继述为“兵工营营长”。任继述不负众望,将机枪全部拆卸,每个零部件量好尺码,逐一记录在册,无数次反复实验至夜深。一个月后,一挺崭新的转盘机枪在他手中顺利诞

生。抗日战争时期,章丘县共有三支抗日武装,队员近6万余人,担任军械供给的铁匠技工最多时达到2400多名。为防止人才外流,确保武器生产,章丘县政府曾为此专门下达文件,对在家乡务工的铁匠逐一摸底登记,有造枪技能的技工实行统一管理,外出必须向政府报告。同时对技工实行“造枪换粮、奖励杀乱”政策。当时,隐藏于山区、林区等地的兵工厂,制造的兵器一律送缴“军械处”统一标准验收,达标合格者每只步枪奖励60斤净米,每挺机枪兑现300纯米。

章丘铁匠在那艰苦卓绝的血火岁月,为革命建功立业,名扬遐迩;对人民耿耿丹心,光耀日月,为气壮山河的八年抗战史留下了辉煌壮丽的一页。

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
投稿邮箱:lixiaoshige@163.com

黄河谣

□简墨

1
我从雪上出生
母亲巴颜喀拉有一半异族血统
她用遍布的月光捏塑我的歌喉
将一个星宿海水壶挂在我的腰间
她说像小鸟一样去飞吧
于是我裹上壶口50米的瀑布
见风就长地开始了流浪者的长旅

2
我哼起花儿与少年、信天游和两夹弦
还将这些口头文学随手制作成文本
播撒在高原、平原和盆地上
让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代表祖国
从此我跟粟学习隐忍的道理
跟梁学习勇敢的定义
用双脚写成一本高天厚地的志书
万物和我一样都是造物小小小小的孩子

3
再后来我当头爆开些奇特际遇
一贪万恶起
那个叫“人类”的族群突然变异
“我要什么就是什么,我欢喜谁就是谁”
一会儿只讲信仰灭绝人性
一会儿又只讲本性蔑视道德
最后还将世界变成一个大工厂
和零零落落已学会笑贫不笑娼的村庄
我很难再见到那种著名的鲤鱼
乌云一样的蝌蚪
玻璃碴、泳衣、锈针与烂袜子沾满全身
最后无边雾霾也加入了制作肮脏的队伍

4
一些关键词在飞速减少
譬如“信仰”和“理想”
“柔软”和“洁白”
另一些关键词却日益显著
——“消失”
浊物漫过来,清水消失
挖掘机械臂挥过来,厚土消失
ATM机的大口吞过来,麦菽和蹄印消失
而河流都成故道,故乡消失
爱情都成艾滋,信任消失

5
再没有真正黑暗的夜晚
所有的明亮都变身金钱的光
所有人都成为异乡人
以提速列车的浮躁飘上电子造就另一条河流
看不见的巨手安排了一切
然而那不是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“金猴”
巨手的后面还有一只巨手
它天外有天地将这只妖精牢牢把握在掌心

6
我纵横的发辫日渐稀疏
每个毛孔都向外滴着血
进入我体内的脏物
煤渣、冶铜、石化和造纸的废水
已进入肝脏,肾,胃和胆囊深处
心的浅滩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斑块
我被割去阑尾一样被凌汛割断了喉管

7
从此我一言不发将自己悬挂起来
像近在我身的挂件——宁夏悬棺
它们含泪千年只为说出一个谶言
像远在希腊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
那根马鬃就要落下,快如闪电

8
我真想来它一次返乡之旅!
哪怕用去愚公移山那么长的时间
我将逆流而上不舍昼夜
去清除白垩纪般的大块肮脏
恢复一条通往故乡的秘密道路
从那里再次伐木为梁,刘草为铺
与有情人生下遍地奔跑的儿女
分泌纯粹的乳汁
用珠玉其内的思想颗粒饲喂他们
——那些儿女勤俭而智慧
襟袍硕大而目光辽远
懂得取舍和节制的重要性
知道儿女之后的儿女还要生存
并深深渴望精神之水
灌溉心灵的地图

9
而我——一口井
在那时早已哑啞多年
古井无波又无声
也被遗忘了名字——“黄河”
然而挖掘我的内心你会望见
那一大天隐去无痕却坚强存活的星空啊
就是我从前多么无邪的歌唱

【流光碎影】

不论阴晴 隔巷卖花

□李和平

关于济南早期的花市,已故著名教育家严薇青在他所著的《济南琐话》撰文载:“……清朝济南花农经营的花园不在东、南关,而是集中在济南旧城西、现在天桥区官扎营(旧名‘官家营’又作‘关家营’)。”又引诗为证:“卖花却不论阴晴,隔巷红腔听最清。木本价昂草本贱,挑来都自官家营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,当年官扎营园林花圃的行迹早已无踪无影,但后来街头巷尾挑担子、推手车和摆地摊叫卖盆花的商贩却不在少数。再后来,济南花卉市场开始发展,日渐形成规模,越来越火。经营花卉者从众心理特强,都知道买花莳养者的不同嗜好——爱花赏花者有之,红白喜事者需之,休闲娱乐和美化居室者更是不在少数。卖花者与买花者一般都是以当年草本时令花卉为主,无论月季、指甲桃、鸡冠花、含羞草、六月

菊、地瓜花、海棠花、喇叭花、五星梅、蝎子草……只要绿得精神,颜色可人,足矣!

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南民间自发形成的英雄山露天集贸市场,是花卉经营较早、较具实力的花卉集市之一。集贸市场紧靠经十路和马鞍山路路边,挺拔高大的杨树林清新怡人,蔚郁其中。每天,这里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绿意盎然的大树下喧闹之声不绝于耳,好一幅市井民俗画。花市靠集东溜儿,从北头到南头顺序排开,最北端的卖家主营花盆兼营盆花,买卖好得让人艳羡。一家家的花卉店铺鳞次栉比,琳琅满目,让人们依次看下去或一路买下去。

那些年,花卉的品种虽多但名贵品种鲜见,曾有朋友托我买一盆梅花,我遍寻好多地方未果。暮春时节,我在集市边一个流动花摊上买了一盆“红梅”,却不是朋友要的那一种。过后问起来才知道,梅花的种类不少,但一般人家养不了,一是梅

花娇贵,二是价格不菲。我的那位朋友养梅花算是专家,那些年他的家中放满了梅花,有腊梅、雪梅、红梅、刺梅等,或枝干遒劲,或含苞待放,或清秀淡雅,或花团锦簇,充满勃勃生机之美。种养在精巧的花盆中,“立体的画,无声的诗”就有了些许沧桑古意之风韵。那梅花的颜色亦是姹紫嫣红,流芳溢彩。有一年早春我去他家拜望,走进屋来,满室暗香,春光四溢,令人惊艳到流连忘返。

如今,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物质水平普遍提高,与昔日大不同的是,高档木本花卉、盆景花卉、国内外名贵稀有花卉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。每年春节前后,济南的花卉市场繁花似锦,呈现出一派旺盛之胜景。此时,散放出春的绿意和花的馨香的日子,让新一年的每一天增添了更加迷人的缤纷色彩,好生活如同鲜花绽放,迷人而芬芳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在山东剧院看话剧《雷雨》

□张机

1963年春天,上影剧团来济南公演话剧《雷雨》,当年曾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。巨幅剧照贴满了各大剧场的广告栏,喜爱舞台剧的观众更是翘首以盼。一时间,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著名演员舒适、上官云珠、王丹凤、夏天等主演,人们都想亲眼一睹他们的风采。

由于在济演出时间短暂,场次有限,售票口几乎不卖零售票,真是一票难求,连单位团体购票也得限额分配。我所在的济南二中外语教研组共有7位同事,只得得到一张票,教研组长把唯一的票给了我这个刚刚从教的青年教师。

演出地点是在当时济南新建的山东剧院。这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仿古建筑:屋顶为传统歇山顶,上覆青铜瓦,檐下斗拱额枋绘有彩绘纹样。建筑正立面三段,中间部分突出,东西两段为两层虎殿顶;正门入口处为四个大红漆柱,十分醒目。剧院内部宽敞,

布局舒适合理,空间穿插巧妙。大厅采用三面回廊的形式,向下,向上分别经楼梯和台阶步入楼座和池座,两侧为观众休息室,也有楼梯和台阶通向观众厅。尤为高档的是设有1200个软席座椅,这在当时的娱乐场所可谓首屈一指的高档次。

那天演出前,心急的我早早等候在剧院大门口,那里已是人山人海,不乏很多焦急等待退票的人。凭票入场后,我东张西望很好奇,我的座位既靠后又靠边,但丝毫不影响观看的兴致。几声急促的铃声响起之后,硕大的舞台上灯光渐渐暗下去,眼前呈现出周家公馆的客厅:四风在为周家太太熬清煎中药,鲁贵手持茶壶,懒洋洋地躺在竹藤椅上,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四风什么……接下来,周朴园在卧室里跟太太熬清煎大声地争吵,周家的大少爷周萍奔跑而入,与父亲讲起了矿工罢工的事情,小儿子周冲又向父亲提出了个人要

求,使得身为资本家的周家老爷内外交困,痛苦不堪……四风的母亲鲁妈(侍萍)突然出现在周朴园的面前时,一场旧情的争论越激烈和残酷。鲁大海带领工人弟兄们冲进周公馆,遭到周家父子的残酷镇压……电闪雷鸣,大雨如注,就在这雷雨交加的黑夜里,四风冲出来不幸触电身亡,深爱四风的周家二少爷周冲紧跟其后,义无反顾地为救四风也触电……

当大幕落下,我赶紧跑到台前,等待主要演员出来谢幕。我近距离看到了英俊威严的舒适,高高瘦瘦,以演反派著称的老演员夏天;最激动的是目睹了电影明星王丹凤的风采。观众迟迟不肯离场,在经久不息掌声的呼唤下,王丹凤一连三次出场谢幕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年过七旬的老翁,却念念不忘当年风华正茂时观看《雷雨》时的激动情景。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早已深深印刻在我们那代年轻人的心里。